



雙城記

何冀平

一個遇到她的人都愛她，不僅是相貌演技，還有人品都為人稱道，她是美籍華裔演員盧燕。盧燕1927年1月出生在北京，那年是虎年，女性屬虎，精力充沛有自信，感情濃烈，有掌控權佔有慾，前兩項是符合的，後兩項是符合她創造的人物和對於藝術的態度。

盧燕不是科班出身，祖父是茶商，父親就讀陸軍軍官學校，出身行武，母親是京劇名老生。她在上海中學畢業，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後又轉到上海交通大學，攻讀財務管理，隨丈夫移民美國後，做過圖書管理員、記者、國語教師等，一個偶然的機會投身影視。盧燕身材高挑，相貌清麗脫俗，一身書卷氣，女人長得好已不易，難得的是氣質，氣質有天生家世的成分，更多的是個人修為。

我和盧燕女士相識於1997年的香港，之前知道她只是從電影和畫冊上。她真實地坐在我們當中，是在香港話劇團的排練室。我寫的話劇《德齡與慈禧》，首任導演楊士彭邀請她從美國到香港來飾演慈禧。聽說她要來參演，我好興奮，我看過她演的電影，印象最深的是《末代皇帝》中的慈禧，戲不多，但那氣勢無人可

相遇相識燕歸來

典雅、高貴、俏皮、超脫，溫文爾雅，楚楚動人，每一個遇到她的人都愛她，不僅是相貌演技，還有人品都為人稱道，她是美籍華裔演員盧燕。盧燕1927年1月出生在北京，那年是虎年，女性屬虎，精力充沛有自信，感情濃烈，有掌控權佔有慾，前兩項是符合的，後兩項是符合她創造的人物和對於藝術的態度。

我和盧燕女士因戲相識，我的劇本因她而生輝。她常回內地參加演出和活動，每次都告訴我她的行程，希望和我見面。最後一次是疫情前，在上海她演完最後一場《德齡與慈禧》，相約我為她寫戲，她想演一個複雜多面的、會騙人的老太太，可惜自此之後，我們沒有再見面，我欠了盧燕姨的情。

盧燕學貫中西，中英文一流，她致力文化交流，她塑造的人物，她的藝術成就，將永遠載入藝術史冊。感恩上天讓我們相遇相識，藝術使我們心靈相通。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盧燕女士自傳《燕歸來》，十分精美，是盧燕的自傳，從出生寫起，寫了她的一生，看書如同聽她款款而談，如春風帶來歸燕，認識或不識她的人，將會因此書與她結緣。自來自去堂前燕，相遇相惜兩相知。



盧燕演出《德齡與慈禧》與作者合照。作者供圖



此山中

鄧達智

有人無飯不歡，無論滿桌東方或西方佳餚，必也米飯伴隨，總之從小至大非米粒進過肚不算吃過飯。這類朋友多以東亞中韓日、中南半島或南洋諸國人民為主。有友上米芝蓮星級扒房赴宴，見牛扮煎得完美，肉汁四溢，遂靜告餐廳主管：唔捨得靚靚牛扒肉汁，唔該上一碗筒潔白米飯……

也聽過居港多年的外籍官員，不論上什麼館子，又或赴任何菜式宴會，必提早揚聲吩咐下屬或同事；不論旁人進食飽飽肚筆素九大簋，他呢？牛、羊、豬、雞、魚扒，隨便主人家安排，只要西式煮法，伴以麵包；在眾多食客當中，斯人獨憔悴亦在所不計！從少年時期開始，感謝祖父恩賜，除卻提供資源到外面上課，總之每年學費及生活費在暑假開始，已匯到銀行戶口；交過學費，定好來年住處，餘款足夠用到下年暑假，有人選擇回港，我卻沿途邊打散工、邊聚集資源，在「用不入肉」的戒條下，每年在北美洲及歐洲重疊行程千萬里。在下誠為食鬼，自小在更大的為食鬼——祖父熏陶下，醉心吃喝在所難免。

幸運自己不偏食，只要乾淨企理兼菜蔬充盈，基本上「去到邊食到邊」；跟我們習慣的東方菜系相差極遠的北非、中東、南亞及中南美食，同樣入口甘之如飴；重點：簡約。最近飛得密：歐洲、南美、北美、英國、日本，旅程不斷重複。

除了榴槤大閘蟹

加拿大家人比較多，未到步，先要求，盡量吃「屋企飯」。弟婦煮的小菜十分可口，照顧小侄孫發育所需：靚湯、肉類、雞蛋、鮮魚，還有起碼兩樣清炒或白灼菜蔬。侄兒甥兒要請到館子進餐，一餐起兩餐止；寧願飲杯咖啡喝杯酒，然後回家，由他們動手煮潔潔美味西餐。

回倫敦習慣，第一晚，必點印度菜外賣送上門，周末人齊，姐夫必準備數天，配菜琳瑯滿目，來做傳統美味燒雞。

長途旅程當中，加插比較近的兩條略短行程：

1.從南京開始，途經揚州、蘇州、陽澄湖、烏鎮及杭州，以大閘蟹及各地本幫菜為目標的美食之旅。每年陽澄湖大嚼大閘蟹，幾天幾次，吃盡當年「配額」，在所不計。

2.馬來榴槤以每年六七八月為大造，不論榴槤之鄉檳城或大馬全國各處。年尾十一月，檳城出品退而求其次，以首都吉隆坡高山鄰州——貓山王榴槤之鄉彭亨的出品為主，數量較六七八月大造略少，對榴槤精而言，已感大滿足。（未完，下續）



去年從上海出發到陽澄湖吃大閘蟹，今年改為南京出發，沿揚州、蘇州到陽澄湖，為蟹而「戰」！作者供圖



發式生活

商山余宜發

人海中一個你

記得以前聽過林子祥的一首歌曲《人海中一個你》，當時沒有特別的感受，可能年紀還細，但人愈來愈大的時候，偶爾聽返這些歌曲，就會產生一種莫名其妙的共鳴，可能是經歷多了，原來不知不覺已成為曲中人。

剛好上個星期看了一部內地電視劇《緣分》。裏面引用了一些數據去告訴我們，在我們一生當中所遇到的人沒有多少，而當中又有多少人對你的人生會留下記憶，或是永不磨滅的傷痛。

戲中說，現在地球人口大約70億，假如每個人平均壽命80歲，平均一日遇到1,000人，一輩子大概會遇到2,920萬人，兩個人相遇幾率為0.00417，而剛好你喜歡他，他也喜歡你，成為彼此心上那個某某的幾率，只有0.0000173。

這個數字看似很渺茫，但又回想起，在自己身邊也曾經出現過不同類型的伴侶。所以我覺得，就算幾率這樣低，但總會遇上你曾經喜歡的人，或是他們喜歡你的這些人。當然不追究這段緣分有沒有開花結果，但能夠遇上的，我相信就是上天的安排。看看以上的數字，就可以知道，只要有機會遇上，就應該勇敢去愛，不去追求結果，只要珍惜彼此在一起的時刻。

每個人的一生都會有一個好特別的時刻，你的記憶會停留在哪裏？成為一個非常特別的時刻，變成日後你這輩子最重要的回憶。很想在這裏問一問讀者們一個問題，有多少人到今天，你的腦海裏面仍然有他的存在？甚至還在想，如果有機會的話，希望彼此的緣分可以再次重燃？當然我沒有你的答案，但想大家也思考一下。

而對於我來說，其實現在為止，還不止一個人，甚至越久遠的，好像更加希望對方可以再次回到自己的身邊。不過知道，要找到對的人，要配合很多狀況，當這些狀況已經不配合的話，其實只可以想一想而已。回望過去，覺得自己做得不好，就作日後的參考吧。



百家廊

江全風

那時，孩子書讀得不好，村裏大人便說，肯定是只顧捉鯉魚玩。做了大人，就忘記了自己做孩子時的事嗎？玩水的樂趣，何止是捉鯉魚啊！

鯉魚長在水田裏，不知是哪一天長出來的。清明前，還沒翻田，田裏只有冬天留下的稀疏的稻茬，水靜靜的，稻茬邊有成串的烏蛋糖大的小球，透明的，中間有個黑點，那是青蛙的卵。鯉魚的卵在哪兒呢，不知道。反正，等我們想起要捉鯉魚，牠們就在水田裏招搖了。這時，青蛙呱呱叫着，水稻已齊膝高了，稻茬間滿是水草，走在田埂上，鯉魚覺察到動靜，從田埂下的水草中竄出，成群游向遠處。陽光下，金綠的鱗片閃閃發光，誰不想擁有這樣的鯉魚，稱雄小夥伴？

捉鯉魚得用畚箕。水田的進水口，往往被水沖出籬筐大的窟，窟裏鯉魚特多，把畚箕放到窟裏，慢慢往畚箕裏趕，猛地提起畚箕，就有收穫了。還可打開一丘田的出水口放水，鯉魚自然往低處藏。等水放乾了，進水窟、牛和人踩出的腳窟裏準有鯉魚。當然，這樣亂放水少不了挨罵。捉了鯉魚，最好得用透明的罐子裝着，那時還沒有塑膠瓶，廢棄的鎊絲燈泡是最好的魚缸。燈泡掛在空中，水草放幾條魚草，彩魚穿行，綠草飄拂，歡喜怡人。

水趣盎然

母鯉魚是淡黃色的，雄鯉魚更難得，金綠色，個頭愈大顏色愈鮮艷，我們叫牠絲線公。小夥伴們拿出自己的絲線公比大小鬥兇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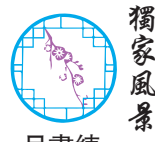
門前的小溪，嘩嘩有聲，水太清冷了，反而沒有水田熱鬧。中午，幾條米粒大的小魚在過溪石礅邊遊蕩，一陣微風，水中草影飄動，魚兒驚竄到石縫裏了。能讓你一看眼都稀罕，抓，是不可能的。溪裏也沒人釣魚，那魚大概是不長吧，每年看到的都是米粒大。蚊子大的石鰻子，傻傻地貼在洗衣石礅上，我蹲在石礅上，雙手探到水裏，沿着石壁慢慢挪上，石鰻子受驚也慢慢挪上，猛地雙手捧水離開水面，石鰻子就在手中了。偶有豆粒大的，心裏驚多喜少，大的石鰻子即使眼看就要落入手中了，雙手出水的刹那，也能快速撞走。有時，身子探得太低，整個人滑到水裏去了。水淺，只是弄濕衣服而已。蚊子大的黑溜溜的石鰻子抓來幹什麼呢，天知道！我樂此不疲。

下雨了，水漫過了過溪石礅，不許出門玩水了，大人說：可不要被大水沖到廣東大埔去了。坐在樓門口，呆看對門山，水漫過滿山梯田，鋪排而下。成百上千或高或矮的白色水簾，匯聚到溪裏，變成黃色的憤怒的大騾粘（公牛），直沖而下。沒有大人牽着，我自己不敢過樓門口的木

橋，我害怕那橋隨時會被沖到廣東大埔去。

雨停了，水退了，小溪的小小沙壩是我們的寶庫。翻找玩抓石子用的白色的小圓石，有時還能找到指甲大的貝殼，更多的是拿着磁性的鐵皮鉛筆刀吸小鐵屑。鉛筆刀三分五份一把，大家都有，得貼在磁石上一會兒，才能帶磁性。有磁石的孩子，可神氣啦！貼一次，你得拿3張白紙換，或換吸一次鋼筆水。小夥伴美玲家裝有廣播，廣播喇叭後面有個大磁石，我們的鉛筆刀都在那貼過。沙子中的鐵屑被吸附在刀片上，把它摺在紙上，晾乾，攪起來。回到教室，紙包打開，攤開鐵屑，拿張白紙包住磁石或刀子，放在上方，鐵屑一絲絲豎直附在白紙上，黑白分明。任你怎麼晃動磁石，鐵屑都不會掉下來。多麼神奇！攪了那麼多鐵屑，不知所終，從中也沒學到磁鐵特性或地心引力知識。可是遊戲，終極的意義就是好玩啊。

後來，我在海邊看到人們追逐浪花，嬉戲笑鬧，我心裏頗自負，因為，只有我知道，大海中有一滴水，是從我們高頭村的山窠裏的泥土中滲出，滴入竹卷，漫過水田，匯入小溪，流向大海；只有我知道，大海中的那滴水，曾讓山村孩子的童年豐多彩。



獨家風景

呂書練

見豐富多元。本月初，由央企保利文化與澳門美高梅合力打造的世界級文地標「保利美高梅博物館」正式亮相，並獻上以創新科技融合傳統非遺工藝的開幕展「藍色飄帶——探索神秘海域邂逅絲路遺珍」。筆者前往觀賞，大開眼界。

這個首展以「海上絲綢之路」（海絲）為主題，以季風、文脈、交織、聯結為名分4單元，共展示228件來自全國14家文博機構的珍貴文物館藏和中外著名藝術品，其中近30件為國家一級文物，包括清末銅胎珐瑯指南針日晷儀、宋青釉貼塑枕等，另有南京雲錦國家級代表性傳承人周雙喜創作的《絲路華章》卷軸和清華大學美術教授張孝友創作的工筆山水人物畫《船橋夜雨圖》等。

配以翔實的文字和清晰的圖示，從不同視角將澳門這個重要節點與「海絲」的歷史演變串聯，觀賞展品時，還可了解遠在天邊的「海絲」文化特色及其與近在咫尺的澳門的關係，既增添相關知識，也有親切感。

最受關注的展品要算「交織」單元的圓明園12生肖獸首銅像了，包括猴首、牛首、虎首和豬首四尊，背牆還以LED科技呈現圓明園遺址，製造沉浸式效果。猴首

在澳門品味絲路遺珍

是當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遭掠奪的文物之一，銷聲匿跡多年，一直到2000年香港佳士得春季拍賣會才出現，被保利集團競拍所得，獸首的側面和後面仍留有槍托痕跡；豬首則已由故「賭王」何鴻燊從美國收藏家手上購得，再贈予保利。

據現場介紹，這間大中華地區首間設立於酒店內的博物館乃按照國家一級文物展陳標準建造，展櫃採用抗彎低反射玻璃，以確保展示的安全性 and 可見性，每個底部更配備獨立的恆溫恆濕智慧系統，提供精準的環境控制。匠心獨運的室內設計則令展場本身也猶如可觀的展品。步入前廳向上望，巨型穹頂藝術裝置光影交織，造型優美，隱喻「日月同輝」；對面牆上則是流動的「海絲」風俗畫，旁邊更設有人臉識別裝置，觀者對着鏡頭，屏幕即呈現一張由AI生成的人像，似曾相識。

展場採用可移動LED屏和活動展板，令空間成為靈活可變的流動載體；廊柱則以景泰藍掐絲珐瑯工藝配中式斗拱，彰顯文底蘊；連踏在腳下的地板花紋間也暗藏玄機。在OLED展櫃，借助創新科技，古樸的文物突破視覺的局限，身上的花紋或圖案被放大，可以多角度地看到細節。這個為期近一年的精彩展覽是免費入場的，很適合一家大小周末遊覽。



圓明園獸首銅像展示現場。作者供圖



細說星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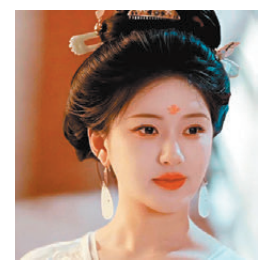
叢仁

《珠簾玉幕》趙露思

上星期還在等待趙露思、陳偉霆主演的甜寵劇《許我耀耀》開播，想不到趙露思的另一套古裝傳奇劇《珠簾玉幕》（見圖）已悄然推出，還與虞書欣的新劇碰個正着，成為劇迷的討論熱話。

《珠簾玉幕》由趙露思、劉宇寧、唐曉天等人主演，該劇改編自該天音的小說《昆山玉之前傳》，講述合浦採珠奴端午（趙露思飾）歷經萬難逃出吃人的珍珠場，邂逅了西域商人燕子京（劉宇寧飾）和謙謙君子張晉然（唐曉天飾）。她加入燕氏商隊，一路摸爬滾打，璀璨的珠寶世界彷彿近在咫尺。然而西北之行，她卻發現了自己的身世之謎，更捲入了燕子京的復仇迷局，至親皆死，至愛背離。端午改名蘇幕遮勇闖揚州，寧可萬劫不復也要追尋真相。然她終心如明鏡，不被仇恨裹挾，一手締造明鏡台，聯合張晉然昭雪舊案。原本打算獨自背負污名和仇恨的燕子京最終亦緩解心結，與她共對疾風驟雨。塵埃落定，蘇幕遮在賽會上勇攀珠寶藝術高峰，眾多原本屈從於命運的女子也因她而煥然一新。

劇集於11月1日在優酷播出，首周在優酷站內熱度值破萬，創優酷2024年熱度值最



心情複雜的京都之旅

一個多星期前，我到了京都一趟，為的是見一位日本朋友砂。砂只有這段時間才在京都，所以我擠出了數天時間探望她。

這次探望她的心情是複雜的。我們上次見面時，已經是9年前的事情。這9年來，她一直在澳洲生活。她在日本時嫁了給一名到日本工作的澳洲籍男士，婚後生了一對孿生女兒。一家四口在日本生活至兩名女兒中學畢業才移居澳洲，讓女兒們念大學。孿生女大學畢業後，工作兩年，都是從事她們喜愛的演藝工作，生活得很開心。

這9年來，我和砂藉着電郵聯絡。日本人是慶祝新曆新年的，因此每年的一月份，我一定會寫一個祝賀她和家人新年快樂的電郵給她。

兩年前的1月，我如常寄給她一個賀新年的電郵，很快便收到她的回覆。我看了一遍電郵內容，以為自己看錯。我兩次、三次地反覆細讀，確定我沒有理

解錯誤後，心沉下去了。砂告訴我她本想在11月通知我一個很壞的消息，但她知道我每年1月都與她通訊，所以靜候了兩個月。

兩年前的11月，砂的一雙女兒演出後在澳洲的高速公路上駕駛回家，卻被一名精神有問題兼吸毒的婦人開車撞倒。這一撞，當場奪去砂的長女年輕的性命，幼女危殆，也摧毀了砂的幸福家庭。醫生說幼女若能生還會是奇跡，幸好經過多次手術後，幼女創造了奇跡，至今差不多復原，可以做一點工作。

由於兩名女兒是家庭支柱，當地的保險公司卻只賠償喪禮費用；加上他們要支付幼女多次的手術費，砂的一家經濟頓時出現問題。他們只得在網上成立一個籌募活動，希望世界各地的善心人慷慨解囊，幫忙他們渡過難關。

我知道砂11月會到京都為長女進行一些儀式，即使我知道我和她只有一天可以見面，我也飛去，因為我想給她支持。

我們9年沒見，見面時立即緊緊地擁抱對方。我們到了一個景點觀光，在街上隨便走走逛逛，晚上我請她吃一頓京都著名的豆腐餐。我們都明白我特別到京都探望她的目的，但是在那12小時內，我們都刻意地完全不提及她的長女和那宗悲劇。我們只是談我們相識的經過、大家當年如何常見面、她9年前來港探望我的時光……我們歡笑、我們分享，像沒事發生一樣，全心全意地一起共度一天。

然而，我看着眼前的她儘管笑着，仍難掩她憔悴的面容。即使我們如常地談話、逛街，我心中卻知道一切已經不再像以前一樣，我們只是不想觸摸她心中的那道傷痕而已。在一個廟宇中我看着她參拜時，我暗裏祈求她的一家平安，讓這名傷心的母親過一些好日子。

各位讀者，如果你們願意幫助這個家庭的話，請到：<https://donorbox.org/lisacrica>細讀詳情和慷慨捐款。



演藝蝶影

小蝶

一個多星期前，我到了京都一趟，為的是見一位日本朋友砂。砂只有這段時間才在京都，所以我擠出了數天時間探望她。

這次探望她的心情是複雜的。我們上次見面時，已經是9年前的事情。這9年來，她一直在澳洲生活。她在日本時嫁了給一名到日本工作的澳洲籍男士，婚後生了一對孿生女兒。一家四口在日本生活至兩名女兒中學畢業才移居澳洲，讓女兒們念大學。孿生女大學畢業後，工作兩年，都是從事她們喜愛的演藝工作，生活得很開心。

這9年來，我和砂藉着電郵聯絡。日本人是慶祝新曆新年的，因此每年的一月份，我一定會寫一個祝賀她和家人新年快樂的電郵給她。

兩年前的1月，我如常寄給她一個賀新年的電郵，很快便收到她的回覆。我看了一遍電郵內容，以為自己看錯。我兩次、三次地反覆細讀，確定我沒有理